

曾國藩家族

道咸以降，清王朝已近窮途末路。且不说洋人的肆意侵凌，单就广西太平军而论，已经使它丧失了半壁江山。如果不是湖南湘乡的曾國藩率其兄弟、亲戚、朋友、幕僚，并创建湘军，鏖战沙场，“力挽狂澜”，清朝的灭亡怕是要提前半个世纪了。曾氏对于大清王朝是名副其实的救命恩人。他的儿子曾纪泽一如其父辈，为这个王朝效力几十年，不过，他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在斗智斗勇的外交舞台上。他硬是让沙皇俄国把已经含在嘴里的肥肉——新疆伊犁吐了出来，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不可不说是个奇迹。

曾國藩做了王朝中兴的第一名臣，他的儿子则一为杰出的外交家曾纪泽，一为著名的算学家曾纪鸿，他的兄弟们，乃至孙儿辈，也多有在近代的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者。因此，提到近代中国的世家大族，曾國藩家族当是不可忽略、值得一说的一家。

一 曾家故里及望子成龙的祖、父辈

曾家为湖南湘乡人氏，不过，也是几经迁徙、于清朝初年才最后在湘乡县的荷塘乡（今属双峰县）定居下来的。到了曾国藩这一辈，已有六七代人的样子。

追溯起来，曾国藩的远祖是孔子的弟子曾参的第十五世孙。西汉末年，因逃避王莽之乱，随着关内诸侯南迁，成为南方的诸曾之祖。起初，迁居江西一带。后来分出一支迁往湖南的衡阳，遂为湖南曾氏的祖先。清朝初年，曾国藩的先祖曾孟学把家迁到了湘乡荷塘都的大界里。一直到了曾国藩高祖曾应贞的时候，由于族姓渐多，资产日丰，才被认定为湘乡人。因此，曾氏族谱也是从曾应贞序起。嘉庆十三年（1808），他的曾祖父曾竟希最终定居在湘乡县南，距县城一百二十里的白杨坪。这里也是曾国藩的出生地。

荷叶塘位于湘乡、衡阳、衡山三县交界的地方，崇山环抱，交通闭塞，是个偏僻冷落、荒凉贫穷的地方，不过风景倒还秀丽怡人。

曾氏初入湘乡，家境并不富裕，直到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一代，家境才渐渐有了起色。据曾国藩讲，曾应贞年轻时家中贫困，后来发起家来，积聚价值数千金的产业，并盖起了几处宅院。曾家的地主生活是从曾应贞这里发迹的。传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代，曾应贞其他支派的子孙已大多衰落了，唯独曾国藩家族一支日渐富裕，成为一个拥有百余亩土地的地主。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是个很善于经营的乡下财主，曾家的产业是在他手上发展起来的。曾玉屏年少的时候，俨然少爷作风，四处游荡，不事产业。常常骑马到湘潭市，与一些纨绔子弟鬼混，或者日升三丈，还长睡不起。因此乡亲们暗地里都叫他败家子。玉屏知道后，顿感羞愧和悔恨，决计摒弃恶习，振兴家业。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从此终身天未明即起，兢兢业业，苦心经营。平整土地、研究时令、耕田种菜、养鱼喂猪，乐此不疲。曾家因为玉屏的勤恳劳作积聚了一份不薄的家业。后来曾国藩把这套治理家业的经验总结为“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个字，作为治家教子的重要内容。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接待亲族邻里；早即早起；扫，即勤扫屋宇庭院；书疏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

曾氏祖先虽然也有粗识文字的人，但没有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曾玉屏少年时是有条件读书的，但由于他浪荡惯了，不以读书为务，所以很早就弃学了。这一直是他感到终身遗憾的事情。因此他对文士很是倾慕，而且广交文士，以礼相待。同时又督促他的儿子们发奋读书，走科举正途，以跻身士绅之列。

玉屏有三个儿子，老二曾鼎尊刚成年就死了，老三曾骥云作了一辈子的老童生，老大曾麟书即曾国藩的父亲，虽然读书用功，但 16 次童试都名落孙山，直到 43 岁那年，才考取秀才，仅比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曾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便死了功名心，开了一间私塾，以教蒙童糊口，并悉心教育儿子们，对曾国藩兄弟的督课愈加严厉。他把父辈的希望，连同他自己不可企及的梦想都寄托到了他的子辈身上。

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是湘乡县江霏霖的女儿，比丈夫大 5 岁，精明强干，家中事无巨细，都由她一手秉断，把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曾麟书才得以过着逍遥自在、潜心督子教书的生活，正如他自撰的一副对联所云：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将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把艰巨付儿曹。

曾氏在湘乡的旧宅，以曾玉屏的白玉堂宅为最早了，后来分给了老三骥云，曾麟书自己另建一宅，名曰黄金堂。曾国藩大约是在白玉堂降生的。

现在湘乡见到的曾氏故居，是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在同治六年（1867）建置的，花费了七千缗，当时曾国藩还大加责备。曾国藩居官在外，向来又崇尚节俭，力戒奢华，所以他从来没有在湘乡建过宅第，只是在咸丰年间为家中的书屋起过名字，叫思云馆。

这所宅第当时叫富厚堂，是曾纪泽根据《汉书》功臣表中，关于列侯记有“富厚如之”之语，取“富厚”二字作为宅名。

富厚堂大体是照侯府规制建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的石板大坪，半月形外，是一方大塘，也是半月形。中门因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字的直匾。进了大门，便像北平的四合院了。数间房屋分别而用，卧室、会客室、饭厅、读书室各有不同。富厚堂的精华是三层楼的藏书室，其中又分别存有曾国藩、曾纪泽、曾纪鸿夫妇的藏书。曾氏后代子孙们之所以文人学者倍出，也是这种丰厚的藏书为他们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极好条件。

二 “中兴第一名臣”

一个农历二月的下午，两江总督府的西花园里，明媚的阳光下，一位疲倦的老者在儿子的陪伴下漫步散心。快到竹园的时候，他忽然觉着脚麻，只喊了声“脚麻！”便僵卧在儿子的身上，说不出话来。等到把他背进大厅时，已是全身抽搐，不能行动了。大约过了三刻钟，老者便溘然而逝。是时，南京城内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泻而下。当时的人们见到这种情形，都认为这是上苍在为他鸣哀、恸悼。

这一天正是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老者乃是大名鼎鼎的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15年前，他的父亲曾麟书也于同月同日病逝于湖南湘乡。

（一）少年得志

嘉庆十六年（1811）的十月十一日夜，据传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忽然看见一条巨蟒，在曾家大门口盘旋而下，缓缓地进了大门。这条莽蛇浑身斑纹纵横，光泽耀眼，吐着细长的信子，盘踞在庭院中间。曾竟希惊惧异常，猛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恶梦。恰在此时，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深夜的宁静，曾竟希的曾孙出世了，这就是曾国藩。

传说总有附会之嫌，不过，曾国藩浑身长满了鱼鳞状物，搔痒难忍，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许传说便是由此演化而来吧。

曾麟书于子厚望有加，因为国藩居长，督课也就更严。他 7 岁时就在父亲的家塾中诵经读史。加上少年聪颖机敏，又好学不倦、勤奋用功，长进颇快，并且小有才名。

他 14 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先生到塾中探望朋友，看见曾国藩所作的诗文，随意读来，竟大加赞赏。麟书也很得意，有意在朋友面前炫耀他的儿子，马上提请欧阳先生命题试之。欧阳先生以“共登青云梯”命为试律，国藩少年气盛，即席赋诗一首应答。欧阳先生读罢，赞叹不已，认为曾国藩前途无量，当即表示把女儿许与他，这就是后来成为其妻子的欧阳氏。

“学而优则仕”向来是中国历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功业。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多少文人士子在科举之途中耗掉了生命，却至死仍然在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黄粱美梦。曾国藩由于身负着曾家几代人的厚望，在这条路上行进得也就更有压力、更为执著些。但曾国藩却是幸运者，他少年得志，22 岁中秀才，23 岁中举人，27 岁中进士，30 岁点翰林，可谓不负曾家父老的期望。这里固然有艰辛，但无疑也有运气。后来，他对弟子们谈到从前的经历时，总是说些“不信书，信运气”的话，看来也是有感而发。

曾国藩参加朝考时，不仅得到湘籍京官劳崇光的帮助，而且受到道光帝最宠信的大学士穆彰阿的赏识。曾国藩从 1840 年授翰林院检讨，官秩从七品开始，一路平步青云。1847 年即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 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官至从二品，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升迁之迅速、仕途之通畅，可以称之为“异数”。在这当中，得益于穆彰阿的垂青、

提携和帮助，是他发迹的重要因素。“子城”是曾国藩的原名，朝考之后也由穆彰阿改为“国藩”，取其为国家藩篱之意，可见穆氏对他所寄予的厚望和信任。

（二）“功业”与权势

1851年太平军自广西金田村起义，一路所向，无坚不摧，无敌可御。清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攻下一座又一座城池，略下一处又一处碉堡。不得已，咸丰帝命各地举办团练，并特谕在籍丁母忧守制的曾国藩在长沙举办团练，镇压太平军。

曾国藩有些犹豫，并未立即应命而出。一则他是个孝子，不顾重孝在身，守制未满便出山做事。再则他遇事抉择向来谨慎，不肯轻易作出决定。尤其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当今的皇上咸丰，在去年的一次朝会上，他凭着一股励精图治的热忱，向新即位的皇上直陈时弊，甚至当面指摘皇上“失误”“骄矜”，不想触怒龙颜。如果不是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为他求情，还不知道今天在什么地方呢，从此曾国藩更加小心谨慎了。这次办团练，成则遭忌，败则全完，这是他心中有数的。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好友郭嵩焘几番上门游说，力主 纘經 出山，一展往日廓清天下的抱负。曾国藩权衡再三，终于按捺不住要成就一番事业，挽社稷于危亡的强烈愿望，决计出山效力朝廷。

曾国藩自 1852 年创建湘军，到 1864 年湘军攻下南京，最终扑灭太平天国革命，前后 12 年征战沙场、帷幄军中，得以“成就”了中兴清王朝的“功业”，同时也使他的权势

炙手可热，几乎可以说是参谁谁倒，保谁谁升。曾是他的幕宾的李元度因兵败，被他参劾两次，最终被革职，未得重用。曾国藩对江西巡抚陈启迈、安徽巡抚翁同书、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都很不以为然。清廷便按着他的意向，改以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楨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曾国藩虽然权绾四省，独领大军，但始终保持着戒慎戒惧的心态。咸丰帝驾崩的时候，曾国藩不仅兵权在握，而且太平军未平，东南半壁无主，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等都会试探他是否有意取清朝而代之，他却处之泰然，不为所动。他的幕宾王闿运甚至直言相劝，要他在安庆首举一旗，为万民作主。而曾国藩竟以茶代墨，连书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看得王闿运涌起一股苦涩和悲凉之感。

1864年太平军平定后，曾国藩在距天京陷落仅 17 日，就开始遣散湘军。曾国藩自从出山治军，已经是小心翼翼，1860年任两江总督后，忧惧之心更加强烈。他担心位权太重，恐遭众人忌恨，难保终身荣宠。因此他常常告诫儿子纪泽、纪鸿只可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不要做官，不要涉历兵间，这对两个儿子日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曾国藩并非“阵战之才”，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湘军的几次败绩都是他自任指挥官所致。咸丰四年靖港之败，曾国藩看到溃不成军的湘勇，气急败坏，愤而投水两次，都被左右救起而不得死。同年十月水师湖口之败，曾国藩再次投水寻死。咸丰十年被困江西祁门，如果不是曾国荃前往援救，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此王闿运说他“用将则胜，自将则败”，确是实情。他之所以以一儒臣将军而成就中兴清朝

的大业，就在于他能够做到识才、爱才、用才。无论是诋毁他的人，还是赞誉他的人，几乎无一不承认他在人才问题上的显著成功。当时各处军官，麇集于曾国藩湘军大营的不下两百人，即使在总督幕府中也有百人左右。

据说曾国藩在军中任命将领时，常预言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会因死扬名，某人厚福，一生功名俱得，寿全而终，都一一应验了。

江忠源还是无名小辈时，因为公事与曾国藩有一面之缘。曾国藩断言说，江日后一定会扬名天下，将为忠节而死。后来江忠源在庐州被太平军战败，果然投水殉节而亡。

湘乡的蒋果敏 19 岁的时候自称文童投奔湘军。他不仅容貌粗陋，而且言语浮躁，性情暴戾，没有半点智勇韬略的样子，许多人都很看不起他。唯有曾国藩很器重他，并断言他前途无量。后来蒋率师讨伐太平军，所向无敌，军功果然在诸将领之首，名闻天下，官至巡抚。

像左宗棠、李鸿章、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彭玉麟、杨载福、鲍超等，无一不是曾国藩超擢拔用，使其得以大展其才。他的幕府中有 11 人做到督抚要职，几乎占了当时督抚的大半。

（三）洋务官僚与天津教案

对于曾国藩一生而言，最意味的是，他以正統理学家、传统卫道士的身份而首倡洋务，成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

在建置湘军的过程中，他已经切身地体会到了西方先进

武器的重要作用。他在总结湘潭、岳州两次与太平军战役取胜的原因时就说：“……两次大战，实赖洋炮之力。”因此，1861 年攻陷安庆后，曾国藩立即着手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新式兵工厂。中国自行创造的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就诞生于此。

1863 年，他命容闳到美国购买母机。两年后，容闳自美国购买机器运到上海，正式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从该局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洋匠的雇用、机构的设置等，曾国藩无不悉心过问，费尽心机。1868 年，该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曾国藩为它命名为“恬吉”号。他还采纳科学家徐寿的意见，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置了翻译馆和译书处。

1871 年曾国藩接受容闳关于选派聪颖青年出洋留学的建议，同李鸿章等联合上疏，提请清政府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学习，以渐图自强。1872 年 8 月，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自上海启程。已经作古的曾国藩一定是含笑九泉了。

1870 年 6 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突然死亡三四十人，一时街巷市肆，沸沸扬扬。法国领事丰大业因为教堂外的围观群众与教堂人员发生斗殴，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自己带了枪到教堂前，向当时正在处理此事的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并打伤刘的仆人，更激起群众的义愤，当即把他打死。接着，愤怒已极的群众烧掉了教堂和其他多处外国人的房屋，在纷乱中被杀的有 20 个外国人和若干中国教徒。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 7 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

抗议，并集结军舰在天津、烟台一带示威。

清政府特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教案。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也是最令他头痛的一件事情。一面是洋人武力威胁，一面又是百姓激忿难平，他担心如果调和不好二者的关系，恐怕会构怨兴兵，以致激成大变。虽然反复思量，还是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在赴津前，惟恐处理不妥，遭遇意外，所以连遗嘱都写好了。足以想见处理这件事情的艰难程度和他处事唯谨之一斑了。

但是，曾国藩最终还是坚守了他一向以“守定和约”为宗旨的外交思想，委曲求全了结此案。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兵力难以应付洋人的挑衅，如果轻率地开仗，中国必败无疑。最后以天津府县官员发遣黑龙江赎罪、判死刑 20 人、流放 25 人结案，并赔偿各国银两 49 万两，派崇厚为中国特使，赴法赔礼道歉。

曾国藩的这般处理，使得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甚至他昔日的幕僚同僚李鸿章、左宗棠、王闿运都表示不可理解，连他的儿子曾纪泽也觉着父亲做得太过份了。因此案子虽然结束了，但曾国藩却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内疚和不安紧紧地咬噬着他的心。他多么想做些事情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啊！他在积蓄的 2 万两银子中拿出 7 千两，连同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的 1.3 万两，共 2 万两银子，分别送给了那些被判死刑的囚犯的家属，以求能够使愧疚的心灵得到些平衡。

天津教案处理结束，他就被调任两江总督了。

（四）文学成就及其他

曾国藩点了翰林以后，没有实际的政务可操心，所以能够从容地阅读翰林院中的丰富典籍。最初，他以当时的理学名臣唐鉴、倭仁为师，专修理学。但他并未囿于理学一门，而是广交各派学者，博采众家之长，在学术上走上了以理学为主，杂糅汉宋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曾国藩虽治理学，但更钟情于文学，一生对于古诗文研习不辍。甚至在 1861 年兵困江西祁门时，在写给儿子纪泽的遗嘱中，还因为在古诗文上未能成就功名而耿耿于怀。

曾国藩治古文，以桐城派为宗。桐城派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至乾隆、嘉庆而大盛。它创始于方苞，发展于刘大櫆，完善于姚鼐，因均为安徽桐城人，故以桐城派立其门号。它提倡以清真雅洁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使古文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的工具。曾国藩继承并且发扬了桐城派“文以载道”的主张和要求，提倡文章要与世变相适应。以他为领袖，并以他为代表的作家和理论家的湘乡派古文，对桐城派散文起了振衰矫弊、中兴“文统”的作用。有人说曾氏的历史地位应是跨越方苞、姚鼐而直继韩愈、欧阳修了，由此可见，他在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近代如王先谦、章太炎、梁启超、严复、林纾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

曾国藩不仅对于古文用功最勤，成就匪浅，而且对于流行于清末诗坛的宋诗运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中子弟，在太平天国大难削平、弓矢载橐之机，

以其忠义之气，雄毅不可遏抑之风，异军突起于近代诗坛，流行于中国近代达半个多世纪，以致有“湘乡诗派”之誉，并有其四大弟子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吴汝纶秉承师风，发扬光大。

无论是事功，还是道德、文章，乃至家教，曾国藩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曾国藩不仅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而且他的治军方略也一直被后人视为学习的榜样。中国近代青年军事家蔡锷在训练陆军时，编就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作为“精神讲话”来教育将士。蒋介石在主持黄埔军校期间，把蔡锷所辑《语录》注为《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要求黄埔军校学员人手一本，为将来治军治国的蓝本。国共两党多少高级将领在接受黄埔的军事教育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曾国藩治军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在 1917 年就说过，他在近人中最佩服的是曾国藩。他的家乡湘潭距湘乡很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曾国藩及湘军的故事，以致于他把胡林翼的字“润之”作为自己的名字。

自从曾国藩的家书问世，他的家教观就被更多的人接受着、实践着。据说，有一次蒋介石要他的最得意的几个门徒陈诚等人在房间中找出他最喜爱的一件东西。几个人分头去找，有人拿了枪，有人拿了古董，可蒋介石都频频摇头，直到有个人拿到《曾国藩家书》，他才展开紧锁的双眉。刘伯承元帅也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可借鉴的见解很多，不可因人废言。

三 曾國藩的諸兄弟姊妹

曾國藩共有兄弟姊妹 9 人，其中兄弟 5 人，他是長子。姊妹 4 人，一姊三妹，最小妹妹早夭，實際上兄弟姊妹共 8 人。

曾國藩在兄弟五人排行中居長；二弟曾國潢，字澄侯，稱老四；三弟曾國華，字溫甫，稱老六；四弟曾國荃，字沅甫，稱老九；五弟曾國葆，字季洪，後來改名為曾貞幹，字事恒，因為他最小，曾國藩稱其為季弟。

曾國藩兄弟五人，除二弟曾國潢在老家湘鄉主持家政外，其餘都效命於清廷，馳騁於鎮壓太平軍的戰場。曾國潢居家也曾辦理團練，鎮壓當地農民，後來做了鹽運使，也吃上了皇糧。

曾國葆、曾國華均死於鎮壓太平軍的戰場上。曾國葆是曾國藩比較喜歡的弟弟，少年時孤僻自傲，喜歡獨來獨往，很有些放蕩不羈的味道。對於人世的詆毀、榮耀不很介意，而且對於書史中的褒揚諷刺也很不以為然，常常以自己獨到的見解，排除眾人的困惑和疑慮。他是一個個性很強、特立獨行的少年。

行過 20 歲的成人禮後，曾國葆也開始步入了科舉入仕的路途。不過考中秀才後，他那自由不羈的個性又一次改變了他的人生選擇。他不僅淡漠了對科舉的熱情，而且對之竟產生了一種厭惡的情緒。他每天沉浸在赤手搏擊和舞槍弄箭的揣摩研究之中。

咸丰元年太平军起，二年，乃兄曾国藩奉旨创办湘军，曾国葆也小露锋芒，自募 600 人在常宁镇压农民起义。当时杨载福还只是一名把总，彭玉麟不过是个秀才，都客居在曾国葆幕中任佐僚。曾国葆也很善于识人，认为他们都是英勇刚毅之才，可成大器，于是把他们推荐给乃兄曾国藩，甘愿居其下。后来杨、彭二人果然以其将帅之才，统领湘军水师，雄视东南，为平定太平军立下汗马功劳。

1854 年 4 月，湘军初次试师，即在岳州被太平军大败。曾国葆极力为众将开脱罪责，独自承担兵败的责任。不久，他便黯然离去，在紫田山中修筑一处屋宅，隐姓埋名，独居其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然而当 1858 年乃兄曾国华在安徽三河镇兵败自杀的消息传到他这里时，他再也无法淡泊于世事之外了，发誓要为乃兄报仇雪耻。

曾国葆出山后，径奔湖北，投靠胡林翼，胡林翼为他拨兵一千，命他进攻太平军。曾国葆兵威重振，率兵经略太湖、潜山，1861 年与曾国荃部合股，围攻安庆，设计招降了太平军叛徒程学启。

攻陷安庆后，曾国葆继续东进，1862 年 2 月到达三山，一下陷入太平军重重包围之中，无法脱身。最后用计降服了附近三县的义民 4000 人，编练队伍，才得以攻破鲁港，取下繁昌，过南陵、芜湖，一路还算顺利，并再度与乃兄曾国荃部合股，共同进逼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当时江南各地瘟疫流行，年轻气盛的曾国葆竟然染上此疫，病死于军营，时年 35 岁。谥靖毅。

曾国葆一生无嗣，兄长曾国潢把儿子曾纪渠过继给他，还曾过继国藩的四女纪纯和五女纪芬给他。曾国葆死后，曾

纪渠荫封知县。

最让曾国藩无法忘怀的是他的三弟曾国华。1856 年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被困，是这位三弟乞师救援，使他得以死里逃生。曾国藩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总是说：“我今天还能活着，是三弟的功劳啊！”更让他于心不忍的是三弟在三河兵败自杀后，竟连尸骨也没有找到。为此，他长歌当哭，赋诗云：“莽莽野庐，群山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悲怆、凄凉之感宛然可见。

曾国华小时候就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曾骥云。他自小立有大志，好读史书，爱发奇论，被曾国藩视为奇才。乃兄在京师做官的时候，他和四弟国荃随父进京，就读于曾国藩。后来以监生应京兆试时，名落孙山，悻然南返。回乡后，也讲求起经时济世的功业来了。

1856 年，曾国华得知乃兄曾国藩被困于江西，奋然而起，驰往湖北胡林翼处搬救兵。胡拨给他 4100 人。他率军连陷咸宁、通城上高，直抵瑞州。

1858 年，李续宾奉命进攻安徽时，请曾国华襄办军务。他们孤军深入，直抵三河。不料太平军将领李秀成、陈玉成率军近 20 万，将湘军团团包围在三河镇郊。7000 湘军，除两三百人侥幸逃走外，其余都做了太平军的刀下鬼。李续宾、曾国华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乃举刀自尽，做了“不成功，便成仁”的殉清英雄了。清廷为曾国华加谥“愍烈”。

曾国华死时只有 36 岁。

曾国华死后，他的儿子曾纪寿荫封为中书科中书。后来娶了悍将李续宾的小女儿为妻。算是对“成仁”的父辈的一

种特殊纪念。

曾国藩有一姊三妹。最小的妹妹在 10 岁那年得了天花，不幸夭折。大姊曾国兰嫁与王鹏远，大妹曾国蕙与王待聘结为夫妻，二妹曾国芝嫁与朱咏春。

四 悍将大吏曾国荃

曾氏兄弟五人，除曾国藩文才武略，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四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三人，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 13 岁，生于道光四年（1824 年）。16 岁时，跟着他的父亲到京师，就学于乃兄曾国藩，很得乃兄的嘉许。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以诗为别，写道：“辰君平、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曾国潢生庚辰岁，曾国华生壬午岁，曾国荃字沅甫，故以“辰君”“午君”“老沅”分别代指三人，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

1847 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不久举优贡。

1853 年在家协助其兄曾国潢办理团练。

1856 年，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被太平军围困在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处境十分险恶。曾国荃为了救援乃兄，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 3000 人，援救江西，连陷安福等地，进围吉安。太平军凭险死守，等待援兵，攻城非常困难。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实行长围久困之策。以后攻安庆，陷天京，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因